

WARCRAFT®

THE LAST GUARDIAN

最后的守护者

[美] 杰夫·格鲁布著
白岸杨 王懿译



文匯出版社



THE LAST GUARDIAN

最后的守护者

[美] 杰夫·格鲁布著
白岸杨 王懿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守护者/(美)格鲁布著;白岸杨,王懿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5

ISBN 978-7-80741-181-9

I. 最... II. ①克...②白...③王... ·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99 号

图字:09-2005-218 号

The Last Guardian by Jeff Grubb

The Last Guardian is a trademark and Warcraft and Blizzard Entertainment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of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 the U.S. and/or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Wenhu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cket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n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魔兽争霸”系列

最后的守护者

作者/(美)杰夫·格鲁布 译者/白岸杨 王懿

责任编辑/刘刚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数/15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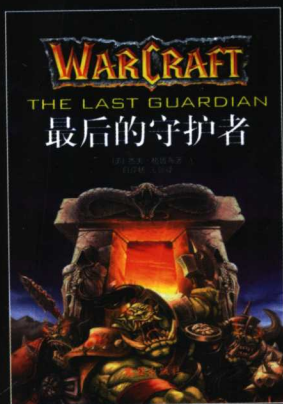
印张/8.25 印数/1—80000

ISBN 978-7-80741-181-9 定价:18.00 元

WARCRAFT®

在遥远的过去，笼罩在薄雾之中的艾泽拉斯世界里充满了各种神奇的生灵。神秘的精灵和强悍的矮人与人类部落和睦相处，彼此相安无事。可是，在“燃烧军团”的恶魔大军出现之后，世界的宁静随即被永远打破。如今，各个王国之间战火不断，兽人、巨龙、地精和巨魔都争抢着要统治整个世界。一个绝世阴谋将会决定整个魔兽世界的命运。

《最后的守护者》：他们世代相传，是最能干的勇士，充满了神圣的力量。千百年来，每一任守护者都肩负着反抗燃烧军团的使命，这是一场孤独的秘密战斗。麦迪文从出生之日起便注定要成为这个神圣集体中最伟大、最具力量的一任。但是，一股邪恶的力量一开始就腐蚀了他的灵魂，玷污了他的清白，将原本应该为正义而战的魔法变成了邪恶的力量。麦迪文被两种命运撕扯着，他与自己内心恶念的斗争与艾泽拉斯的未来紧密相连……而且将永久改变这个世界。



“暴雪”书系

“魔兽争霸”系列

上古之战三部曲

永恒之井 (已出版)

恶魔之魂 (已出版)

天崩地裂 (已出版)

最后的守护者 (已出版)

巨龙时代 (已出版)

氏族之王 (即将出版)

仇恨之轮 (已出版)

“暗黑破坏神”系列

蜘蛛之月 (已出版)

购书热线: 021-52920179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孤 塔

这天晚上,天空一片晴朗,点缀着几颗星星。双子月亮中较大的那一个已经先升起来了,十分饱满,发出银白色的光华。柔和的月光下,红脊山脉的群峰高高地冲向天空。在白天的阳光下,雄伟的花岗岩山顶呈现出一片紫红和褐色,而在月光之下,它们则变成高高的、骄傲的幽灵。群山西面是艾尔文森林,浓密的橡树和椴树就像天蓬一般从山麓地带一直延伸到海边。东面是黑色沼泽,布满了草沼和低岭,小浅滩和死水洼。这片荒凉的湿地处处暗藏杀机,生命难以停留。一道阴影从月亮表面一掠而过,像乌鸦一般大小,直冲向山峰中心的石洞中。

坚不可摧的红脊山脉在这里似乎被拔掉了一大块,只剩下一个环形的山谷。也许这里曾经是洪荒时期某些天体运动的发生地,也可能是哪一次地动山摇的大爆炸留下来的遗迹,但是亿万年的时光已经将这个碗状的火山口冲蚀成一连串壁立的环形小山,被周围那些陡峭的山峰怀抱其中。艾尔文森林的那些古老的树木在这个高度上都难以生长,除了一些杂草和交错的藤蔓,这一圈小山的内部一片荒芜。

小山的中心有一座高岗，光秃秃的，就像是库提拉斯王国商人首领的头顶一样。山冈陡立，但是到了顶部又平缓下来，成为一个近乎水平的斜坡。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这样的形状的确和人的头盖骨很相似，但是多年以来，只有个别够勇敢、或者够强大、或者够莽撞的人才敢跟这片土地的所有者提到这一点。

在高岗较为平坦的顶部矗立着一座古老的高塔，由白色石块和深色灰泥筑成，结实厚重，高高耸立。高塔像是人工造就的火山喷发一般，毫不费力便直冲天空，比周围的小山都要高，在月光的映照下就像一座灯塔。在塔的基部有一堵矮墙围绕着一片城堡外庭，围墙里面是一个马厩和一个铁匠铺的残垣断壁，都已经摇摇欲坠，不过一圈小山中心有一座高塔俯视一切已经足够了。

这个地方以前一度叫做卡拉赞，神秘隐匿的提瑞斯法守护者中的最后一位就曾以此地为家。这里当时一派生机，但是现在已经废弃，被时间遗忘。

高塔悄然无声，却并不安宁。在夜色笼罩之下，某些东西静悄悄地但又迅速地从一扇窗户飞向另一扇窗户，还有魅影沿着阳台和护墙跳舞。它们比幽灵虚幻，但是要比记忆真实，它们其实是一些往事的碎片，从流逝的时光中脱离出来。高塔的主人在疯狂中曾经不经意地窥探这些往事阴影的秘密，现在则责令它们就在这废弃的高塔的寂静中，一遍遍地表演过去的故事。它们必须要表演，却又不允许有任何观众来欣赏。

就着这片寂静中，传出了一下走路时靴子落在石头上发出的轻柔的摩擦声，接着又是一下。柔和的月光下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是映衬在白色石块上的阴影，是清凉的夜色中飘过的一件破烂的红色斗篷。一个身影沿着最高处的护墙走着，就在最高的锯齿

状尖顶上。这个尖顶多年前曾经用作天文台。

古老的铰链吱嘎作响，护墙上通向天文台的门开了，又停住不动了，似乎被锈住，或者在时间的流逝中冻结一般。披着斗篷的身影稍停片刻，然后将一根手指放在铰链上，咕哝出几个准备好的词。门无声地转动，开了，铰链似乎又换成了新的。侵入者欣然一笑。

天文台现在已经空了，所有残留的工具都已经破碎，被丢弃了。这个不请自来的身影几乎像幽灵一般毫无声响。他拿起一个破碎的观象仪，刻度盘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现在这个仪器在他手中只不过是一块沉甸甸的黄金，死气沉沉，毫无用处。

天文台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动静，吸引着这个侵入者抬头向上看去。一个幽灵一般的身影正站在旁边，靠近众多窗户中的一扇。这个既是幽灵又非幽灵的身影是一个肩膀宽阔的男子，他的头发和胡子也曾是乌黑的，但是现在发梢和胡子尖已经过早得花白。他同样是往事的碎片之一，从时间中被剥离出来。不管是否有观测者在场，他都要不断地重复过去的任务。此时，这个黑发男子手里拿着一个完好的观象仪，和侵入者手里的那个是一对，他正在拨弄侧面的一个小旋钮。他拨弄了一下，检查检查，拧一下旋钮，乌黑的眉毛在幽灵般的绿色眼睛上方拧在一起。片刻之后，他又拨弄一下，检查检查，然后又拧一下旋钮。最后，这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观象仪放在一张早已经不存在的桌子上，然后消失不见了。

侵入者点点头。甚至在卡拉赞还有人居住的时候，这些游荡的鬼魂就很常见，只不过现在他们脱离了主人的控制（和他的疯狂），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但是，这些往事的碎片属于这里，侵入者才是陌生人；是他贸然闯入，而非那些碎片。

侵入者穿过房间，走到一个向下的楼梯前面。这时在他身后，刚才那个年长者又飘飘忽忽地出现了，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将观象仪瞄准一颗行星，其实这颗行星早已经转到太空的其他位置去了。

侵入者在高塔中一路向下，穿过一个个平台到达其他的楼梯和走廊。所有的门都对他敞开，甚至那些上了锁、上了插销或者由于年久锈蚀而紧闭的大门也不例外。只要他说出几个字，轻轻一碰或者一个手势，链条便一下子松脱了，铁锈消散成一堆堆发红的渣子，合页又能转动了。有一两个地方，古老的防护区仍然发出光亮，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就完全失去效力。他在这些地方要稍停片刻，思忖着，回忆着，在记忆中搜索正确的口令。他说对了暗号，做对了手势，破解了残余的微弱魔法，然后继续前行。

就在他在塔中穿行时，那些往昔的魅影变得更加不安，更加活跃起来。侵入者可能就是他们的观众，这些往事碎片想要疯狂地表演，只要能让他们从这个地方出去。他们过去能够发出的任何声响都早已逐渐消逝，只剩下他们的形象在各个厅堂里穿行。

这个闯入者经过了一个穿着深色仆从制服的古代的管家，这个弱不禁风的老人拖拉着脚步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手里托着一个银盘子，戴着一副马眼罩。侵入者穿过了图书馆，一个身体是绿色的年轻女人背对着他站在里面，正在翻阅一本古老的典籍。他还穿过一个宴会厅，在厅的一侧一队乐师正在无声地弹奏着乐曲，舞者则按着加伏特舞曲的节奏快速旋转着。厅的另一侧，可以看到这座雄伟的城市着了火，火焰拍打着石头墙壁和正在朽烂的挂毯。侵入者从这些寂静的火焰中走过，但是当他又一次看到气势恢弘的暴风城在自己周围燃烧的时候，脸色不禁变得紧张而憔悴。

另外一个房间里，三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桌子边上，闲扯着一些现在已经无人知晓的谎言。桌子下面以及桌面上到处乱放着金属酒杯。侵入者站在那里注视着这幅景象，良久，直到一位女招待的魅影又端上来三杯酒。他摇摇头，继续前行。

他差不多到了塔的底层，然后迈步出去，走上一个低矮的阳台。这个阳台松松垮垮地挂在墙上，就像是悬挂在正门入口的一个马蜂窝。从这里看出去，就在高塔前方的那片开阔地上，在正门入口和城堡外庭另一侧现在已经倒塌的那个马厩之间，站着一个幽灵的形象，他孤身一人，与周围格格不入。他并没有像其他的幽灵那样飘来飘去，而是就站在那里，等待着，有点迟疑不决。这是一片还没有被释放的往事碎片，一片正在等待这个侵入者的碎片。

这个一动不动的影子是一个年轻人，像臭鼬一样，一头浓黑而凌乱的头发上面贯穿着一道白色，他的脸上还有一些刚刚长出的胡须，有点乱，不成形状。他的脚边是一只扁扁的帆布背包，一只手里还死死地抓着一封信，是红色封印。

这一个绝对不是幽灵，侵入者很清楚，尽管这个影子的肉身可能已经死了，也许倒在阳光下异国他乡的战场上。这是一个回忆，一个往事的碎片，被困在这里，就像琥珀里的昆虫，等待着获得释放。他正等待着侵入者的到来。

侵入者坐在阳台突出的石栏上，向外看去，他的目光越过外庭，越过高岗，越过了那一圈小山。月光下一片宁静，似乎群山都在屏息静气，等待着他。

侵入者举起一只手，吟出一连串的歌词。一开始，韵律和节奏是轻柔的，然后声音大起来，越来越大，粉碎了周围的静谧。远处有狼群接着他的歌声，并以嚎叫声来回应。

那个幽灵似的年轻人的影子站在那里，双脚似乎陷在泥土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将装满秘密的背包扛到肩上，迈着沉重的脚步向麦迪文之塔的正门入口艰难地走去。

I

卡 拉 赞

卡德加紧紧地抓着那封红色封印的介绍信，拼命想要记住自己的名字。数天来，他一直骑马赶路，曾经和各种各样的商队篷车做伴，最后独自一人穿越无边无际、草木丛生的艾尔文森林，到达卡拉赞。然后他爬上高高的山顶，来到这个平静、空旷而孤独的地方。这里连空气都让人感觉到充满寒意，与世隔绝。这个胡子拉碴的年轻人已经浑身酸痛，疲惫不堪。暮色越来越浓，他站在庭院中，对接下来必须要做的事感到无比害怕。

他必须把自己介绍给艾泽拉斯最有威力的法师。

这是一个荣誉，肯瑞托的学者说过。这是一次机会，他们坚持认为，一次不能错过的机会。卡德加的那些圣贤导师们都是颇有权势的学者和巫师，他们组成了肯瑞托这个秘密团体。所有人都告诉他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努力想要在卡拉赞的塔内安插一个耳目。肯瑞托想要知道这位大地上最有威力的法师在他的图书馆里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知识。他们想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研究。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希望这位我行我素的法师开始考虑如何分配他的遗产，他们想知道威风赫赫的麦迪文计划什么时候开始教导一

个继承人。

多年以来，伟大的麦迪文和肯瑞托总是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上产生种种分歧，至少表面是这样。直到现在，他才开始屈尊考虑他们的请求。直到现在，他才愿意收一个徒弟。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这位魔法大师传说中的铁石心肠正逐渐变软，还是仅仅出于外交上的让步，抑或是法师本人已经感觉到岁月不饶人，这些对于卡德加来说都不重要。关键问题是这位高强的——对于卡德加来说，还是神秘的——独立法师已经要求派一个助手来。而肯瑞托，达拉然魔法王国的统治者，自然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个要求。

所以年轻的卡德加被选中了，开始穿梭般地往来于他的那些法师们之间，领受了一长串的指导、命令、口令、要求、建议、忠告和其他一些需求。问一问麦迪文关于他母亲和恶魔之间的战斗的情况，这是他的第一位导师古兹巴的要求；尽全力从他的图书馆中找到所有关于精灵族历史的资料，这是德尔丝女士的请求；查阅他的卷宗，找到那些动物寓言集，这是阿隆达的命令，她相信还存在着第五种巨魔，是她自己的卷宗中还没有记载的；要直率、坦白、诚实，这是大神器师诺兰的忠告——伟大的法师麦迪文似乎很欣赏这些特点；要勤奋，完成所有交给你的工作。不要懒散。要做出对什么都很有兴趣的样子。要站得笔直。最重要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肯瑞托这些远大目标并没有吓倒卡德加——他的那些导师们对各种魔法都充满好奇，甚至是贪得无厌。他在达拉然的成长和早期在那个秘密法师团体中学习的经历令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不断地对各种魔法进行收集、分类和定义。对于这些习惯做法，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深深地铭刻于心了，卡德

加自然也不例外。

卡德加认识到，他自己的好奇心可能确实就是他处于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夜晚在达拉然的紫罗兰城堡的各个厅堂里游走让他发现了颇多秘密，都是那个团体不愿意大肆宣扬的。比如说，大神器师对烈焰酒情有独钟，或者德尔丝女士偏爱比她年轻很多的青年骑士，还有图书管理员肯瑞托秘密地收藏了一些描述历史上恶魔崇拜者的习惯仪式的小册子——而且写作手法耸人听闻。

还有一些事情是跟令人敬重的阿瑞克希思有关。他是达拉然最德高望重的圣贤之一，甚至受到其他同样地位显赫的长者的尊敬。他已经无影无踪了，可能是死了，或者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其他人都愿提起这事，甚至从卷宗里删去了他的名字，不再提到他。尽管如此，卡德加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卡德加有办法，能够找到必要的资料，建立所需要的联系，或者是在恰当的时机谈论恰当的人。这是一种天赋，也许将来会证明这也是一种诅咒。

这些发现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使他获得这项颇受瞩目的——考虑到所有的计划和警告，也很有可能是致命的——任务。也许他们认为年轻的卡德加有点过于擅长发现秘密了——对于那个魔法师团体来说，把他派到什么地方去倒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可以让他的好奇心为肯瑞托做点贡献。或者至少可以把他远远地支开，这样他就不会发现紫罗兰城堡其他人的秘密了。

而卡德加依靠他那毫不松懈的偷听本领，对上述那些说法早已经心中有数了。

所以卡德加就这样出发了——随身的背包里装满了各种笔记，心中充满了各种秘密，脑袋里则塞满了那些强硬的命令和无用

的忠告。在离开达拉然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几乎收到了法师团体中每一个人的信，每个人都对麦迪文的事情感兴趣。这个法师住在谁也找不到的某个天涯海角，四周围绕着树林和不祥的群峰。肯瑞托的所有人都对这样一位法师无比好奇，甚至都有些急不可耐了。

卡德加深吸了一口气——这样做倒是提醒他距离马厩还是太近了——大踏步地向高塔走去，脚步非常沉重，听起来似乎是他把旅行用的小马也拴在了自己的脚踝上。

正门入口大大地敞开着，像一个洞口，没有什么大门，也没什么吊闸。这一点倒也符合逻辑，先跋山涉水穿越艾尔文森林，再爬到山口上的围墙上，目的就是为了和这位法师麦迪文作战，有哪一支军队愿意这样做呢？至今还未见记载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哪怕仅仅是企图围攻卡拉赞。

阴影下的入口很高，就算是一只装备齐全的大象也可以轻松通过。入口上方随意地搭了个宽阔的阳台，栏杆是白色的石头。人站在这里，目光刚好和周围那一圈小山齐平，还可以看到更远处的群山。卡德加并没有实实在在看到，但是凭感觉，他知道沿着栏杆有什么东西在动，飘飘忽忽的。好像是一个披着长袍的身影，沿着阳台又回到塔里面去了。难道他这时还受到监视吗？难道没有人招呼他吗，或者他本来就应该自己勇敢地独立面对一切？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年轻人？”传来了一个十分轻柔的声音，就像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一般。卡德加正高昂着头，吓得几乎灵魂出窍。他转了个圈，看到一个佝偻的、瘦瘦的身影从门口过道的阴影中冒了出来。

这个弓腰驼背的东西看起来多多少少像个人形，一刹那间，卡

德加甚至猜测麦迪文是否将森林中的动物变成了为他服务的仆从。这一个就像是没有毛的黄鼠狼，长长的脸被一副黑色长方形的东西框了起来。

卡德加都忘记了作答，只见那个黄鼠狼人又从阴影中向前走了一步，再一次问道。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年轻人？”它一字一顿地说，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读得很重。它走出阴影，模样全露了出来，并不吓人，就是一个干瘦干瘦的老人，穿着深色厚呢的仆从制服。是个仆人——确是人，不过是仆人。它——或者应该说是他——的头部两侧仍然有一副黑色的方框，就像是戴着一副护耳，只不过一直向前延伸到他那格外突出的鼻子上。

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正盯着这个老人看，就说道：“卡德加。”片刻之后，又把那封紧紧捏在手里的介绍信递过去：“从达拉然来的。洛丹伦大陆达拉然王国的卡德加。我是肯瑞托派来的。从紫罗兰城堡出发。我是肯瑞托的卡德加，从紫罗兰城堡出发。来自洛丹伦大陆的达拉然王国。”他觉得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块石头扔进了一口大而空的井，只希望那个老人能够对其中任何一句作出点反应。

“你当然是那个卡德加了，”老人说，“肯瑞托派来的，洛丹伦大陆。达拉然王国的紫罗兰城堡。”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卡德加递过来的信，似乎拿到手里的不是文件而是什么活的爬虫似的。他把弄皱了边角捋平整，没有打开，就塞进了制服的马甲里。这么远的路程，卡德加一直随身携带着这封信，保护着它，现在不禁体味到一种失去的痛苦。这封介绍信代表了她的未来，他实在是不情愿看到它消失不见——哪怕只是一会儿。

“肯瑞托派我来协助麦迪文。麦迪文阁下。法师麦迪文。卡拉赞的麦迪文，”卡德加意识到自己再说下去就真的要变成牙牙学语的幼儿了，因此狠狠地一下子闭上嘴巴。

“我肯定他们确实是，”仆人说，“派你来的，就是这样。”他检查了一下信的封印，把一只枯瘦的手伸进马甲，抽出一副用一根细金属带连在一起的黑色方块。“要眼罩吗？”

卡德加眨了眨眼睛。“不。我的意思是，不需要，谢谢。”

“摩洛斯。”仆人说。

卡德加不解地摇摇头。

“我叫摩洛斯，”仆人说，“这座塔的管家。为麦迪文服务的总管。要眼罩吗？”他又一次举起那副黑方框，和框在他那张瘦削的脸上那副一模一样。

“不，谢谢……摩洛斯，”卡德加说着，好奇得脸都扭歪了^①。

仆人转过身，虚弱无力地向卡德加挥了挥胳膊，示意他跟在自己身后。

卡德加拿起自己的背包，紧赶了两步才跟得上那个仆人。这个管家看起来虚弱，动作却相当敏捷。

“塔里就你一个人吗？”卡德加试探着问了一句，此时他们正准备要爬一架宽阔而低矮的旋转楼梯。石头台阶都向中心倾斜，由于无数的仆人和客人曾经在上面走来走去，已经有些磨损了。

“嗯？”仆人答道。

“你是一个人吗？”卡德加又问了一遍。看来非得像摩洛斯那

^① 这个人的名字听起来像是摩罗斯(Moros,“命数”)是希腊神话中迫近的劫数和毁灭的化身。他是厄瑞波斯和纽克斯的儿子。古希腊文中 Moros 还是“愚蠢”的意思。所以卡德加不明白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译注